联合国

S/PV.5571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五七一次会议

2006年11月22日星期三上午10时45分举行
纽约

主席：	博托-贝纳莱斯先生	（秘鲁）
成员：	阿根廷	马约拉尔先生
	中国	刘振民先生
	刚果	加亚马先生
	丹麦	洛伊女士
	法国	拉克鲁瓦先生
	加纳	扬基先生
	希腊	帕帕佐普洛卢夫人
	日本	大岛先生
	卡塔尔	贝德尔先生
	俄罗斯联邦	多尔戈夫先生
	斯洛伐克	布里安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皮尔斯女士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希格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科特·桑德斯女士

议程项目

非洲局势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通报情况

06-62674 (C)



上午 10 时 4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局势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通报情况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扬·埃格兰先生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请埃格兰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全理事会现在将听取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扬·埃格兰先生的通报。我请他发言。

埃格兰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刚刚结束作为紧急救济协调员赴达尔富尔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我带回了身陷困境的达尔富尔人的呼吁，他们呼吁立即采取行动，最终制止其所遭受的暴行。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中，达尔富尔手无寸铁的平民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为他们自己和孩子的生命担惊受怕。政府未能保护自己的公民，即使是在没有反叛分子的地区，这是可耻的，而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我们自己的失败也在继续，而一年多以前，就在这座大楼里开会的世界各国领导人曾承诺，他们有责任在政府显然未能保护平民的情况下给予保护。

2004 年 6 月底我陪同秘书长第一次访问达尔富尔时，我们看到平民受到袭击，致使 100 万人流离失所。我上周重返达尔富尔时，有 400 万人——达尔富尔三分之二的人口——需要紧急援助。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上升至前所未有的 200 万人。袭击村庄和数万平民流离失所的情况仍在继续，并达到了 2004 年初的可怕规模。

在过去三年中，世界为紧急救济达尔富尔而慷慨解囊。14 000 名苏丹和国际援助人员在达尔富尔这一全球最大的人道主义行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可谓是一个壮举。在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直到最近一直都能够为大多数受影响民众提供救济。8 月的全面调查显示，总体营养不良状况自 2004 年中危机高峰以来已减少了一半，死亡率下降到 0.36 人/10 000 人/天，大大低于紧急状况门槛。在所有达尔富尔人中，73％的人已获得安全饮用水。此外，仅今年就提供了 55 万吨食物。

但所有这一切目前正面临危险。民兵的袭击和盗匪行为已使达尔富尔西部 95％的道路变成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不可通行区。因此，越来越多的难民营被切断，得不到适当和可靠的援助；在某些情况下，所有的基本人道主义服务已经停顿。当我们在此发言时，新的大规模民兵组织正被武装起来，而没有人被解除武装，尽管安全理事会 2004 年和 2005 年提出了这方面要求并采取了这方面措施。

正如来自流离失所者难民营的妇女在杰奈纳对我说的那样，小青年和鲁莽的人获发武器，被招募进民兵组织。政府军、民兵、许多叛乱团体和越来越多的乍得武装反对派组织肆无忌惮地在难民营内外游荡，传播恐怖。在乍得和苏丹边界获得武器和安全庇护的武装团体实施跨界袭击，产生更多的流离失所人员，并使冲突在区域范围内迅速升级。

所发生的这一切均未受到惩罚。目前，达尔富尔大部分地区的法律和秩序已经崩溃。我曾会晤的传统领导人已失去对青年人和武装团体的影响力，他们公开抱怨政府武装了新的民兵，因为叛乱分子从国外获得了新的武器。

所有这一切使西达尔富尔和达尔富尔的局势陷入了自我 2004 年首次访问该地以来所见到的更深的深渊。我们必须紧急应对以下方面的情况。

第一，我们必须要求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所有攻击，中止敌对状态，并遵守停火。

达尔富尔各城市中心以外的村庄、难民营和社区又一次遭受焚烧和劫掠。妇女和儿童受到虐待、强奸和杀戮，而肇事者逍遥法外。就在 10 天前，锡尔巴村遭到政府军和阿拉伯民兵的三次攻击，使无辜平民，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儿童遭受伤亡。我探访了杰奈纳医院中的一些受害者。一位母亲告诉我，她抱着两岁的女儿，一再乞求武装分子放过她女儿，但这名武装分子还是执意向她女儿颈部开了一枪。这位受伤儿童，正如我可以见到的那样，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目前正在当地苏丹医生悉心照料下逐步康复。面对这种屠杀，无论是苏丹政府，还是非洲联盟都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在锡尔巴进行干预或积极部署力量，尽管村民和援助人员一再警告攻击事件即将发生。

就在我星期六离开苏丹时，在达尔福尔北部的杰贝尔马拉和比尔马扎地区，两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正在开展。十几个村庄受到攻击和劫掠，8 000 多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被驱离家园，许多人遭到杀害或受伤。在比尔马扎地区，大量牲畜被盗，房屋遭到焚烧，蓄意剥夺这些人口的生计。在杰贝尔马拉，每年此时深山里晚间气温十分寒冷，袭击者蓄意掠夺食物、衣物和毯子。这意味着逃过袭击的婴儿和小孩儿可能会被冻死。我们应该清楚看到，这种行为是最卑鄙无耻的犯罪。它们是对人类的蔑视。

第二，我们需要立即和持久地落实所有人自由通行的保证，这是苏丹政府在 2004 年 7 月的暂停安排、《特派团地位协定》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中提供的保证。

不安全局面的扩大、武器扩散和道路上的盗匪行为已影响日益受到干扰的人道主义团体的交付能力。我们在杰奈纳的同事们告诉我他们如何被迫从多尔蒂难民营撤出所有的行动，使 9 000 人得不到任何援助或保护。由于没有武装护送，最近有数十辆人道主义车辆被劫持。

在我离开杰奈纳 3 小时之后，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的一台车辆及两名志愿人员在身着军人迷彩服的军人枪口威逼下在该镇和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盟特派团）之间受到抢劫，该车目前仍在劫持者手中。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正受到干扰、攻击和甚至于杀戮。就在我到达的 3 天前，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名司机因在此类枪击中受伤而死亡。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如果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行动停滞不前，以及如果数百万平民的生命线崩溃，达尔富尔的局势将失去控制。我们将见到人类痛苦和生命损失急剧增加，其严重程度将超过我们迄今为止所见到的任何情况。

威胁我们人道主义行动的不仅是不安全问题。它还包括苏丹政府缓慢，但却确确实实在喀土穆和达尔富尔构筑行政障碍，而这些障碍正在扼杀我们的行动。没完没了的官僚主义障碍陷阱消耗了人道主义救济管理人员的大部分时间。一些非政府组织由于得不到签证、工作许可证、居留或旅行证，或由于其他任何大量障碍，其一半工作人员的行动陷入瘫痪。尽管所有机构和国民都遇到这种麻烦，但非政府组织和美国的援助人员尤其受到这种有针对性的非难。美国迄今为止是我们在达尔富尔人道主义行动中最大的捐助国。目前 40 名美国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中有 26 人受阻，不能参与救济工作。

必须给予所有国家的救济人员充分的通行自由。报道我们工作和向捐助团体报告情况的记者也遭遇同样情况。两名美国记者被阻止与我同行前往达尔富尔。这是苏丹政府限制通行和国内外记者报道达尔富尔情况的广泛活动的一部分。记者受到许多政府当局，尤其是国家安全部门的拘留、驱逐出境威胁和干扰。

总之，暂停对达尔富尔援助行动的限制仅仅是说说而已，因为日常现实已完全破坏这种安排。安理会面前的事实报告概述了这一现实，我也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喀土穆和达尔富尔的政府高级官员。我敦促安理会成员与苏丹政府在纽约这里，在喀土穆和通过其他

渠道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官僚主义问题。它们危及我们整个救济行动。

安理会以前曾公开支持最负盛名和最受尊重的非政府组织之一：挪威难民理事会，它在之前已被该国政府中止活动。除了最近被中止活动之外，挪威难民理事会现已收到几封信，都证实它确已被彻底逐出南达尔富尔州。有一封信要求挪威难民理事会立即向该国政府移交其所有资产。这将意味着没收国际财产。挪威难民理事会为南达尔富尔州几十万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过重要服务。安理会及其驻喀土穆代表应对它遭驱逐和受到如此待遇提出抗议。

我本人也被苏丹国家安全人员拦阻；我先前与政府约定访问六个地点，竟拦阻了四个。我本打算访问杰贝尔马拉，为的是，向反叛分子发出强烈信息，以要求其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和支持停火。我对塔维拉的访问是要着重了解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卓有成效的地方工作，而我与阿拉伯民兵领导人穆萨·希拉勒的会晤是要抗议对平民人口的袭击。在这些访问中，我每次都被拦阻。

我每次来到苏丹都希望看到政府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它的态度一直是否认、忽视和责备他人。这一次又是这样，我不仅没有看到这种转变，而且看到态度变得更加恶劣。政府高级官员继续否认有杀戮、流离失所和妇女遭强奸。

我过去和现在向喀土穆和西达尔富尔政府发出的信息一直都是：“请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帮助你们的人民；不要破坏我们的工作效力：有太多的人处在危险之中”。我很高兴得到人道主义事务部长的口头保证：暂停限制令将延长到今年年底。但直到暂停限制令就要期满的前六周，展期的命令才正式向我们当地的援助机构宣布。我还与该部长商定召开一次会议，深入审查人道主义组织的工作条件。最后，终于在今天上午与人道主义事务专员举行了一次建设性的会谈。一个将由职能部委、联合国和（如果他们希望）非政府组织组成的技术委员会将从现在起讨论当前的所有限制。

今后几周对我们为300多万人民提供的生命线来说可能是成败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可能是安理会、苏丹政府、非洲联盟、反叛分子和我们大家最后一次机会，借以避免规模远甚于我们迄今在达尔富尔已目睹的人道主义灾难。我希望在亚的斯亚贝巴达成的协定能够成为情况好转的一个历史转折点；秘书长将于今天下午就这个协定向安理会通报情况。作为人道主义者，我们十分期待，这个协定能够实现重启和平进程、加强停火和有效维持和平。

我们担心的是现在正把时间浪费在会谈上，探讨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错综复杂的伙伴关系，而不是立即部署一支负有较主动的任务而又较为有效的部队。从我的人道主义者角度来看，我对这支部队的期望如下。它必须具有授权、资源、各种能力和心甘情愿的态度等条件，以便能够主动部署到对平民人口有危险的地区、在需要的地方亮相并保护平民人口不受袭击和可憎的强奸和性暴力行为之侵害。它必须能够在袭击即刻来到之时仍然与人民在一起。它必须能够迅速调查和报告违规行为。它必须具有灵活性和机动能力来应对受威胁社区提出的紧急求助；最近10日内在锡尔巴、比尔马扎和杰贝尔马拉地区本应该是这样一种情况。它必须重新启动在拾柴期间护送妇女和女童或出现在她们当中。如果有人要求，它必须能够为护送或保护人道主义人员、资产和运输提供便利，包括在主要人道主义走廊和进出道路上进行巡逻。而且它必须果断面对和应付那些限制其活动空间或对其监测或保护活动实施限制的企图。

我们大家都知道，要部署这样的部队可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达尔富尔人一天都不能等了。因此，我们必需现在就让袭击全部停止。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其余部分的任务，那是关于乌干达政府与上帝抵抗军之间朱巴和平会谈的。我要感谢安理会最近发表关于这些会谈的主席声明（S/PRST/2006/45），因为我认为，目前由非洲牵头的朱巴和平调解努力为结束与上帝抵抗军之间长达20年的冲突提供了一次绝佳机会。除了一些小事件之外，停止敌对行动一直受到尊重，从而使几十万境内

流离失所者能够开始回返乌干达北部。几百万乌干达人的希望都寄托在朱巴会谈的结果上。

同时，和平进程的脆弱性令我震惊。从 8 月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签署以来和平进程没有取得一点实质性的进展。有关各方都认为联合国对和平会谈的筹资和推动极其重要。到目前为止，六个捐助方已经承诺向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的朱巴倡议项目提供 470 万美元的捐款，而更多的捐助方也在行动之中。政治事务部与人道协调厅之间支持苏丹南部调解的良好伙伴关系已经建立起来。

在上帝抵抗军的约瑟夫·科尼发出比较公开的邀请之后，我在 11 月 12 日与他、他的代表文森特·奥蒂以及 Ri-Kwangba 西部集结区的其他中央指挥人员在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边界上举行了会谈。陪我一起去的还有首席调解人、南苏丹政府副总统里克·马查尔、和平调解小组的成员，乌干达政府和民间社会的代表。经过空中和陆路旅行后，我们到了丛林中的一块空地上，文森特·奥蒂、他的高级指挥部的几位成员以及约 50 名上帝抵抗军战士（其中许多似乎是未成年人）接待了我。

在我们随后的会谈中，我敦促科尼推动迅速结束冲突，派出高级指挥官参加会谈并确保上帝抵抗军的部队在商定地区重新集结。我重申了我们的要求，即他们释放被绑架的妇女和儿童，并且他们要做出人道主义姿态，允许伤病人员去医院。虽然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仍然否认绑架了儿童，但奥蒂和科尼同意，上帝抵抗军将在本月晚些时候通知我们，哪些人即将从 Owini-Ki-Bul 东部地区或周围集结的上帝抵抗军部队里释放出来，转由我们照料。

关于和平进程，奥蒂和科尼都抱怨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在苏丹南部继续进行袭击和调动，这些活动正在阻碍上帝抵抗军部队进入商定的集结区，特别是在东部。我在坎帕拉向调解小组和穆塞韦尼总统都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只是无关痛痒地提出了国际刑事法院的问题。我强调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并说，没有司法就不会有和平。今天上午，文森特·奥蒂通过卫星电话告诉我说，他们正在重新集结，而且他们将尊重停止敌对行动。他还再次同意就释放非战斗人员由我们照顾的问题作答复。

在与上帝抵抗军偶尔的一次会晤中，我对上帝抵抗军高层领导人不断呈现的偏执狂深感震惊。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和平进程和最终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只有通过与调停小组和国际社会代表定期面对面会晤，才能在上帝抵抗军中建立起信任。这还解释了朱巴的上帝抵抗军调停代表团一系列一般性政治要求与安全安排中指挥官们更多关注眼前的利益两者间脱节的原因。

在坎帕拉，我向穆塞韦尼总统报告了与上帝抵抗军领导人会晤的情况。我促请他给和平会谈更多时间，并以乌干达人民国防军撤离阵地来支助这一进程，从而使上帝抵抗军很难在 Owiny-Ki-Bul 集结。穆塞韦尼总统强调，和平会谈不应是没完没了的商业式谈判，而且为了使停火持久，所有上帝抵抗军都必须移入两个商定的集结区。

最后，我认为朱巴和平进程是迄今为止最有希望结束这场残酷冲突的。现在正是时候。我们决不能抱等着瞧的态度，而让这独特的机会溜走。

据我看来，下列步骤对支持在南苏丹政府领导下令人赞叹的调停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必须继续通过人道协调厅领导的朱巴倡议项目为调停努力和停火监测提供资金。联合国还必须继续对政治事务部领导的调停给予政治援助。必须恢复由各方代表和调停人组成的停止敌对行动监测小组的工作。政治事务部和人道协调厅代表将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其事。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将为监测小组提供迫切需要的直升机运送。还需要在 Ri-Kwangba 建立较为长久的设施，以便有机会服务于调停小组、政府代表团与上帝抵抗军领导人之间更加正规的会议。最后，必须立即向集结区提供援助，以使目前的撤离有吸引力。乌干达慈善社目前正在集结区提供食品、水和医疗。

以上都是正在进行的重大努力。这些努力，连同安全理事会持续的政治支持，应当有助于同上帝抵抗

军的和平会谈取得新的进展，并帮助乌干达北部将近200万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感谢埃格兰先生的情况介绍。

我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向秘书处明示。

皮尔斯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感谢埃格兰先生的客观介绍，并感谢他坚持不懈地努力，使得达尔富尔问题以及与我们希望促进保护责任有关的各种问题始终受到安全理事会重视。

他描述的是，不顾当地的反对，如何开展了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大量救济工作。如他所言，达尔富尔危机历时实在太长久了。听他一席话，我发现自己既对难民营的事态及平民遭受攻击感到震惊，又对他所描述的当地事态与亚的斯亚贝巴目前政治进程之间的联系大惑不解。

我们准备欢迎上星期在亚的斯亚贝巴会晤中与苏丹政府达成的协议并祝贺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科纳雷所作的努力。但我期待今天下午能多听到一点情况，了解一下为什么在政治进程似乎向前推进的时候，当地事态似乎在倒退。二者之间有联系，而我们还没有完全彻底地弄清楚。

我认为，这种情况表明，星期四的突破是脆弱的而且我们需要苏丹政府就某些方面作更多详尽阐述。就英国政府而言，我们将尽力发挥我们的作用，把亚的斯亚贝巴协议转化为行动。我们期待着非洲联盟领导人本月晚些时候的会晤。我们希望会晤将批准具体的一揽子措施，以便对达尔富尔和平作出决定性贡献。但正如副秘书长今天所言，除非能够使当地人民此刻正在受苦难煎熬的状况有所改变；这些努力显然都会落空。

如我所说，埃格兰先生描述的局势以及局势的不断恶化，令人深感忧虑。坐在安理会会议桌前的每一个人和非洲联盟的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结束冲突，而且苏丹人的人道主义需要得到满足，因此，很难理解战斗何以仍在达尔富尔北部持续，而且据说苏丹政府军和空军都卷进来了。攻击显然破坏了非签署方叛乱指挥官讨论《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会议，这就更让人费解。我们呼吁各方都遵守停火。

副秘书长埃格兰，你谈到了，你在访问期间亲身经历了苏丹政府对人道主义机构施加限制。我们注意到苏丹政府保证将非政府组织的签证终止期延长到2007年。我们敦促苏丹政府履行这些承诺。

埃格兰先生，我们还同你一样，关注达尔富尔冲突对更广大地区的影响，尤其是乍得和中非共和国。我们希望目前在当地的技术评估特派团尽可能迅速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

接下来我想简单谈谈乌干达北部的问题。我们再次非常感谢副秘书长的情况介绍，而且他一些年来作出特别努力，促使世界关注那里的人道主义危机。陷入这场人道主义危机的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条件仍然很悲惨。但局势正在改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乌干达政府与上帝抵抗军进行和平会谈所展示的前景。如此一来，为解决副秘书长描述的当地问题而作出额外的努力，就显得益发重要。

我们上个星期发表了主席声明（S/PRST/2006/45），支持停止当事双方之间的敌对行动。这一声明需要采取后续行动。我们鼓励各方努力谈判，以达成和平结果，这些结果应符合当地各社群的愿望和需要，但也符合《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我们欢迎秘书处和联合国大家庭其他部分迄今对这一进程提供的支持。我们还希望指出乌干达政府最近作出努力，以处理该国北部的人道主义局势，例如制订了紧急人道主义行动计划，同时正在讨论和平、复苏和发展计划草案。

我将在今天下午磋商时表明对达尔富尔和平进程以及非洲联盟/联合国部队计划的看法。

加亚马先生（刚果）（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以我国代表团名义，感谢你采取行动，召开关于本议程项目的会议，因为此时此刻，由于往往导致极具悲剧性的形象和现实的武装冲突，非洲广大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正在空前恶化。

我们还必须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扬·埃格兰先生刚刚向我们通报了第一手的信息。我国代表团感谢他努力寻求解决办法。这应当鼓励我们所有人作出必要的政治和技术努力，为的是结束，或者至少是缓解这些严峻局势。

显然，正如副秘书长刚才向我们说明的那样，人道主义局势很严峻。我们的乐观估计并不反映实地的现实。如我们来自联合王国的同事所说，所表达的外交和政治乐观情绪与实际局势似乎并不吻合——尤其是流离失所者和难民面临的局势，他们每天都成为因不明原因而从事的暴力行为的受害者，达尔富尔和苏丹的情况尤其如此。

至于乌干达和上帝抵抗军，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由于在 8 月 29 日执行了一项停火协定，该协定在 11 月 1 日再一次得到延长，因此出现了重大突破。这对大湖区和平与安全来说，是一个良好预兆。但是，我们正在等待将各行为者所作的承诺变成具体行动。我国代表团相信，有关方面将本着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的精神，能立即而彻底地解决与目前被上帝军拘押的妇女、儿童和非战斗人员相关的人道主义问题。

如我先前所述，我国代表团对正在达尔富尔发生的事件十分关切，因为达尔富尔普遍呈现的冲突局势，可能产生破坏整个区域稳定的危险。乍得东部已受到这种局势的影响——该地已经承受超过 20 万名来自毗邻的达尔富尔的苏丹难民的压力。现已呼吁设立一种国际存在来维持该区域的安全，而该区域也与中非共和国毗邻。如埃格兰先生所说，最困难的方面之一，是非政府组织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显然被武装集团视为不受欢迎的人。这种状况要求进行长期和广泛的调动，使非政府组织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能执行其任务并在整个区域不受限制地行动。

在此，同样就达尔富尔而言，有关方面至少必须遵守停火。该区域必须能通过确保未签署《阿布贾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当事方至少有加入该协议的意愿，以此执行该《协议》——如果不是以全面的方式予以执行，至少应逐步予以执行。

今天，我们正寄望于 11 月 16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高级别会议的成果，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参加了该次会议。会议的结论是，可建立一支联合国-非洲联盟联合部队在达尔富尔进行干预。我们对开始执行此种方案已等待得太久了。

在这方面，我们知道今天下午，我们将听到有关该协议的更详尽的情况。但我们认为，在现阶段，我们有着一种机会——至少在安理会有这种机会——可力图执行我们已经就达尔富尔通过的一些决议。我们还将有机会了解国际社会可采用哪些方式支持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因为目前的各种事件显然已使该特派团完全无法应对，而这些事件的范围很广而且牵涉方方面面，要求国际社会作出更多的努力，而且极力加大力度。

总之，我要说的是，非洲联盟仍在努力说服苏丹政府加入非洲所有区域共同体目前正在组织开展的各种努力。在这方面，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本已计划于 11 月 24 日在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会议；现在该会议将于 11 月 29 日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举行。我们期待该次会议将作出重要的决定。我们希望苏丹政府将给予同意，使我们能够使正在与苏丹政府共同工作的两个组织，即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可能得出的结论具有一些实质性内容。很难想象，苏丹政府会不回应国际社会不断提出的呼吁，也很难想象，他们会无法正面地解释一个事实：国际社会正在寻找一种办法，使苏丹人民有机会可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从而使苏丹政府较容易地执行其任务。

这是国际社会和苏丹政府共同的解释，我们希望，通过政治和外交努力达成目前越来越有必要的解决方法，将开始减少无辜平民的惨重伤亡，特别是在达尔富尔。

马约拉尔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也要感谢主席召开本次会议。我要欢迎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扬·埃格兰先生。

我们对他提出定期报告表示感谢和赞赏，并希望我们今后将继续举行这些会议。

在仔细听取了他的报告之后，我们要发表几点简短的评论。关于乌干达北部和上帝抵抗军（上帝军）的活动，听到他对朱巴进程中的谈判所作的积极评估，我们感到鼓舞。与此同时，重申埃格兰先生的信息是重要的，他的信息符合安理会主席上周的信息，鼓励各方加紧努力结束这场漫长和痛苦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发生了一些针对平民人口的最残暴的暴行。应当尽早完成和平进程。各方必须遵守已经商定的停火，上帝抵抗军应当立即释放妇女、儿童和非战斗人员。

我们注意到，约瑟夫·科尼承诺采取具体的人道主义措施，并在合理的时间内查明病人和伤员。如果国际社会要继续这一进程——正如埃格兰先生所说是和平的最佳希望——上帝军就必须遵守诺言，并且乌干达政府必须在受影响社区的充分参与下制定一项乌干达北部合作方案。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和解进程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追究应对大规模侵犯人权负主要责任者的责任。我们不能为了实现和平而牺牲正义。将需要找到创新的方法，以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当地人民的典型和解机构。

至于达尔富尔局势，对于向我们描述的暗淡和不幸的局面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补充的了。如果苏丹政府出于安全考虑不允许埃格兰副秘书长访问达尔富尔某些地区，我们要问，这对数百万被赶出家园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安全意味着什么？平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希望得到什么？如果对保护他们承担首要责任的政府自己承认，这些公民生活的某些地方太危险，他们还有什么前途？

埃格兰先生清楚描述了到处存在的恐怖。我们现在必须履行我们的承诺，为保护达尔富尔人民作更多的努力。这些人民孤立无援。他们势单力薄。我们不能允许以合法自卫的借口让更多的平民死亡。我们同意埃格兰先生的观点，即秘书长今天下午将向我们介绍的亚的斯亚贝巴协定，可能是朝着扭转这一痛苦局面的新方向前进的开始，并且可能给达尔富尔人民带来某种宽慰，特别是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

最后，我谨重申，我们赞赏埃格兰先生领导的改善平民人口状况的努力。我们珍视他的承诺，并且我们谨重申阿根廷对保护武装冲突中平民的日常工作的承诺。

洛伊女士（丹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同其他人一道感谢扬·埃格兰副秘书长的全面通报。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苏丹局势和乌干达北部局势最近的积极发展进行评论。与此同时，我谨强调，非洲其他一些国家的人道主义局势也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

这些人道主义通报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个机会，就一触即发的国际危机发出预警。在这方面，我们今天再次听取了埃格兰先生的通报，他的结论是，达尔富尔平民人口的状况依然同 3 年前大致相同，我们对此深感不安。只是今天，有 300 多万人依靠人道主义援助，在过去 3 年里增加了 200 多万人。

达尔富尔局势是不可接受的，不能允许它继续下去。在实地部署一支强大和高效率的国际部队是唯一的前进方向——这个事实已被各方接受。必须以强烈的紧迫感继续为实现这项目标作出一切努力。上周四在亚的斯亚贝巴就达尔富尔局势进行的高级别磋商是打破同苏丹政府在第 1706（2006）决议方面的僵局的一个重要步骤，并且我们期待着在今天下午的会议上听取有关这些讨论的详细通报。

必须利用从现在起到 11 月 29 日在阿布贾举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会议之前的时间，加紧努力清除阻碍我们实现共同目标的任何其它问题，即保护达尔富尔平民的生命。我们敦促该区域大国继续参与并尽最大努力制止这场威胁性的冲突扩大为全面的区域冲突。的黎波里协定和恩贾梅纳协定的所有缔约方必须遵守这些协定中的承诺。

同时，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加快政治进程。对主要角色有特别影响力的每个人都必须最充分地施加影

响。广泛接受《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是安全局势取得真正进展和大幅度改善的先决条件。

在更为积极的方面，我要欢迎乌干达同叛军——上帝抵抗军——之间的停止敌对行动协定。朱巴和谈为结束冲突、在乌干达北部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以及改善整个地区的安全，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我们敦促双方尽快就全面解决达成协议。我们要赞扬苏丹南方政府为和谈提供的便利，同样，我们赞扬乌干达政府发挥的作用。

谈判将是艰难的，挫折是意料中的事，但国际社会应当想尽办法维持会谈，要支持调解人、促进包括财政捐助在内的有利环境，并确保双方都不会有离开谈判桌的借口。

为确保持久和平，必须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如埃格兰先生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我们继续关注的问题。乌干达政府必须履行其责任，根据国际法找到一种与其适用相一致的解决办法。安全理事会上周就此事项通过了一项主席声明（S/PRST/2006/45），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认为联合国的大力参与将进一步推动和平进程。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赞扬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特别是埃格兰先生已经发挥和继续发挥的积极倡导作用。

桑德斯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也想感谢副秘书长扬·埃格兰通报了非洲持续存在的一些严峻人道主义挑战。我们感谢他提供第一手报告，介绍苏丹南部政府为制止上帝抵抗军（上帝军）造成的伤害而经斡旋采取的举措。我们也感谢他提交了关于达尔富尔动荡局势的报告。我们赞赏副秘书长埃格兰作了大量努力以提请人们注意这些问题，包括对设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那些人实施的限制。

美国支持朱巴和平进程。我们欢迎 2006 年 11 月 1 日签署延长的《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这项协定于 8 月 26 日首次拟订。我们敦促遵守这项协定，以此作为促进和平解决乌干达北部持久冲突的步骤。

美国为受到冲突影响的社区提供了大量援助。这包括今年为解决乌干达北部的人道主义危机、和平倡议、重建和发展需要提供的 7 100 万美元。这种援助大多是食品援助。其他援助的重点是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抗疟疾倡议、教育、培训以及提高农业生产率。我们将继续为该地区提供援助，特别是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之际。在签署成功的和平协定之前，我们也将支持重建努力。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国际社会已经开始采用分组办法努力解决乌干达北部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人道主义需要。不过，我们认为必须加强参与这些努力的各国政府和机构之间的协调。

结束达尔富尔的暴力仍然是美国的一个最重要优先事项。我们将继续与联合国、非洲联盟及我们的国际伙伴密切合作，制止达尔富尔的暴力，追究对所犯暴行负责者的责任，并确保提供人道主义救济。我们希望 11 月 16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达成的共识最终为达尔富尔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全。

美国为达尔富尔受影响的人口及乍得境内的苏丹难民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援助。我们还准备好了资金，以便在目前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激增时做出有效反应。在上个财政年度，我们为达尔富尔和乍得东部的人道主义援助拨款 5 亿多美元。我们为正提供援助的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提供支助。这些人道主义活动从食品援助到为受创伤的受害者提供的心理援助不等。

不过，我们仍然确信这还不够。为了结束达尔富尔的苦难并拯救那里的生命，正如安全理事会第 1706（2006）号决议阐述的那样，应当在联合国的指挥和控制下部署有效的维持和平行动。

大岛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副秘书长埃格兰作了通报。我们还要感谢他为不断让安理会了解非洲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道主义局势并以非常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实际问题作了不懈努力。

首先，关于达尔富尔局势，正如埃格兰先生详细报告的那样，那里的冲突持续不断，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我们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持续不断，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屡见不鲜。我们强烈敦促所有各方确保为平民提供保护。为了确保这一点，毫不迟延地坚定执行原则上商定的由联合国和其他方面为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盟特派团）提供的援助就更加重要。

我们认识到，2004 年 11 月 16 日亚的斯亚贝巴会议标志着在苏丹政府和国际社会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方面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希望不久将通过建设性对话达成一项关于加强达尔富尔维持和平活动的协定。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定于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会议最终将进一步促进达尔富尔的政治解决。

我们还对达尔富尔冲突加剧新造成的伤亡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表示关切。为了控制这种局势，我们不能接受目前的局面，那就是人道主义援助遭到拒绝，或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通道受到严重限制。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以及进入受影响地区的机会应当得到保障。

有效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首要步骤是确保安全。改善人道主义局势的努力与政治方面的努力——即确保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发展政治进程及开展有效的维持和平活动——不可分割。此外，对于非签署方来说，加入苏丹政府和有关国家倡导的《达尔富尔和平协议》至关重要。我们强烈敦促所有非签署方参与这一进程。

日本通过在 10 月份派出一名外相特使，并通过外交部长拉姆·阿库勒·阿贾维尼本月访问日本，在外交上与苏丹政府进行合作。我们将继续努力与苏丹政府合作，协助促成政治协议，从而改善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局势并巩固和平。日本还将积极考虑进一步向达尔富尔受影响人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关于乌干达北部，我们赞扬紧急救济协调员通过与穆塞韦尼总统和上帝抵抗军头目约瑟夫·科尼举行会晤，在协助乌干达和平会谈方面所作的积极努力。这些努力取得的一个具体结果是乌干达人民国防军从集结地点撤军，我们希望这种撤军将促进执行该国政府和上帝抵抗军之间签署的《停止敌对行为协定》。

尽管协商进展缓慢，但我们赞扬苏丹南部政府当局所做的持续调停努力，我们希望停止敌对行为监测小组将继续密切监督这项协定的执行情况。

尽管根据以往的经验很难让人感到乐观，但我们必须继续致力于促进这些协商取得成功，以免错失实现和平的机遇。安全理事会 11 月 16 日通过了一项主席声明（S/PRST/2006/45），我们需要继续密切关注这一局势。

在乌干达北部，日本还以双边方式并通过包括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儿童基金会在内的国际组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听到以下情况令人鼓舞：乌干达北部的安全局势在最近几个月中大为好转，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回返也加快了。我们打算考虑进一步提供援助，推动这一建设性进展。

我们还要鼓励在乌干达北部有其人员存在的联合国加强其支持，以使联合监测委员会开始工作，并不断地提供与当地局势有关的详细情况——包括在纽约和在乌干达实地。

最后，我们赞扬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特别是紧急救济协调员埃格兰先生作出努力，积极处理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严重人道主义局势。

拉克鲁瓦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感谢你召开这个会议，并感谢扬·埃格兰副秘书长作出的努力和他作的通报。

我想就达尔富尔问题讲几句话。

首先，就国际人道主义努力而言，我们正面临一些人道主义组织由于缺乏资金而撤出该地区的可能性。当地的业务费用持续增加，这特别是由于现在更多地依靠空中运输来提供援助。像埃格兰先生指出的

那样，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行动，其要求宠大。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支持那里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使他们能继续在当地工作。

法国回顾，它已经为达尔富尔的双边和多边援助支出了 7 600 万欧元。捐助者必须继续它们的努力，特别是鉴于，我们希望将会回返的流离失所难民一旦返回家园，还将需要为他们在经历了流离失所的打击之后重返社会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在初期阶段，将有必要为他们提供他们在难民营中得到的那类服务。

我要谈的第二点涉及我们对 9 月以来达尔富尔局势，特别是西北部的局势再次恶化感到的关切。已经很悲惨的局势正在变得更加难以维持。出现这种情况有几个原因：日益严重的不安全、对援助构成的持续阻碍，以及埃格兰先生早些时提到的对人道主义援助不断实行的行政限制。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赞扬联合国，特别是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达尔富尔做的工作。

第三，我国代表团对上周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取得的进展，以及恢复就达尔富尔问题进行对话的前景感到满意。通过那次会议，再次确认了非洲联盟与联合国的共同设想。这两个组织准备大大加强它们的努力以便在该区域恢复和平，并采取了一种以这两个组织作出的长期联合承诺为基础的创新做法。

安全理事会必须确保，今后的维持和平任务无论其具体方式如何，将能对改善平民人口的安全作出有效的贡献。我国代表团期待苏丹政府认真努力地处理在落实亚的斯亚贝巴会议结果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我还想发表两点关键性看法。

第一，只有有关各方建立和实施一种真正的停火并恢复《阿布贾协定》开始的政治进程，经扩大的国际维和存在才能充分有效。

第二，不考虑到达尔富尔危机对中非共和国和乍得产生的区域性影响，就无法解决这个危机。我们知道，这一区域层面是该区域各国国家元首昨天在的黎波里进行的讨论的核心。我们还感兴趣地等待着秘书长将在最近的将来向安理会提交的涉及以下问题的建议：联合国在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与苏丹交界地区中的存在。

关于达尔富尔问题，我要就埃格兰先生提出的与传统机构遭受破坏有关的问题向他提几个问题。这种现象的普遍和严重程度如何？国际社会怎样能对由于这场冲突而使社区和该国经济结构遭受的破坏作出反应？那些传统机构或其残留部分是否能在某些情况下作为分配援助的有效渠道，还是我们只能直接依靠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组织？

最后，我就乌干达局势和上帝抵抗军问题简短地发表一点看法。

首先，法国欢迎在 11 月 1 日延期了乌干达政府和上帝抵抗军之间的停火协定。我们还欢迎南部苏丹的调解以及埃格兰先生为支持这种调解而作出的努力。国际社会目前正注视着这两方的行动，它们必须把朱巴的讨论给人们带来的希望化为现实。

法国欢迎当地人道主义局势的改善，一些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以及成立紧急计划联合后续委员会。

第二点涉及乌干达以及被上帝抵抗军拘禁的非战斗人员，具体说是涉及尚未与家人团聚的阿乔利和苏丹儿童的情况。必须尽早释放这些儿童。我们敦促乌干达政府和上帝抵抗军与正在当地执行有关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的第 1612（2005）号决议的儿童基金会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进行充分合作。我们特别要求它们与儿童基金会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共同详细制订使所有儿童复原的行动计划。对双方来说，以及对安理会来说，儿童必须是一个优先事项。安理会必须通过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继续集中处理儿童处境问题。

最后，我要像几个代表团早些时做的那样强调，决不能不受惩罚最严重的罪行。像埃格兰先生表示的那样，没有公正就不会有和平。

帕帕佐普洛卢夫人（希腊）（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埃格兰先生就达尔富尔和乌干达北部的人道主

义局势作的通报，并感谢他在人道主义领域中作出的积极努力，起的倡导作用以及做的重要工作。

作为主管人道主义工作的联合国最高官员的埃格兰先生由于未被允许进入杰贝尔马拉、塔维拉以及其他地区而缩短了他的访问。仅仅是这一事实就表明了人道主义援助准入所涉及的复杂问题。有 400 万人需要援助，必须向这些人提供援助。我同意埃格兰先生的看法，即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暂停对在苏丹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实行的限制的时间应延长到 2007 年并在这一年中付诸实施。确实非常令人不安的是，某些人道主义组织，例如挪威难民理事会不得不暂停其活动。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我们欢迎苏丹人道主义事务部长同意与联合国合作以便取消限制。

必须利用星期四在亚的斯亚贝巴达成的协定来争取在人道主义领域中取得进展。应该停止对所商定的内容进行的各种解释或者说是各种错误解释。最后协定必须得到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的确认。

经过振兴的非洲部队应保护平民，并为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其他人保障安全。在这方面，我认为埃格兰先生今天提出的建议特别中肯。

我们支持朱巴和平进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突破，可以结束这场长期而特别残酷的冲突。

我们还认为，埃格兰先生与约瑟夫·科尼的会见是一个突破。这是国际社会首次有机会向上帝抵抗军（上帝军）领导人阐明人道主义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希望，在今天将举行的后续通报中，在处理由上帝军在该地区的行动所造成的严重问题方面将取得进展。

我们认为，乌干达北部，未来数月最重要的问题是设法调和和平的需要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遵守国际刑事法院程序。从短期看，区域行动者和国际社会应该不遗余力，确保向乌干达北部提供足够资源，包括用于人道主义努力和用于受冲突影响的民众持久重返社会的努力的资源。在这方面，我们赞扬乌干达政府为该地区制定了复原和发展计划。

布里安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我们也要感谢埃格兰副秘书长所作的重要通报。

武装民兵对达尔富尔地区，包括在达尔富尔和乍得东部难民营内和周围地区，发动新的攻击和在那里从事犯罪活动，造成该地区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得不到人道主义援助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人数不断增加，我们对此深感关切。我们对来自达尔富尔的关于针对平民的新一轮暴力的消息感到惊骇。

在这方面，我们对苏丹政府未能保护其公民，未能处理作案人不受惩罚问题表示惋惜。我们赞成埃格兰先生的意见，即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阻止一切攻击，重新确立停火和停止敌对行动，否则，整整一代青年男子将被招募参加战斗，从而增加人道主义痛苦，使冲突升级为一场重大区域灾难与对抗。

我们还呼吁苏丹政府排除一切官僚障碍，让人道主义工作者和机构能够继续帮助缓和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 400 万人的痛苦。我们希望苏丹政府将理解，国际社会在处理达尔富尔危机方面的合作和积极参与符合所有苏丹人民与公民的最佳利益。

在这方面，我们仍然坚信，国际社会需要作出迅速而有力的回应，以帮助苏丹人民和当局处理实地日益恶化的局势，并恢复以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为基础的和平进程。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上星期在亚的斯亚贝巴就非洲联盟与联合国混合行动达成协议。同时，我们呼吁所有利益相关者为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本着善意和建设性精神进行合作，以便部署一支能够保护平民和确保有足够条件尽早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可信维和部队。

简要谈到乌干达北部局势和上帝抵抗军（上帝军）时，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在乌干达政府和上帝军之间和谈方面，以及在处理实地局势方面取得了进展，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到达乌干达北部境内流离失所者那里的情况有所改善。同时，我们赞同埃格兰先生

的意见，即国际社会的积极介入至关重要，这种介入应该继续，以确保朱巴和平进程在结束这场残酷冲突，让乌干达北部近 200 万流离失所者重返家园方面取得具体成果。

最后，我要强调，我们将欢迎秘书处定期通报乌干达北部的事态发展情况。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支持始于朱巴的和平进程。

刘振民先生（中国）：我首先要感谢埃格兰副秘书长的通报。我们认为，埃格兰先生对乌干达北部和达尔富尔的访问，再次提高了国际社会对这两个人道主义局势的关注。埃格兰先生的通报表明，达尔富尔和乌干达北部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仍然严重，安理会需要继续关注这两个地区的人道主义问题。更需要加大推动政治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努力。

人道主义问题与政治安全问题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缺乏必要的稳定局势，很难从根本上缓解人道主义危机。从乌干达北部的情况看，上帝抵抗军问题的妥善解决，将对乌干达北部地区局势，乃至乌干达全国的稳定，有着重大影响。中方欢迎乌干达政府与上帝抵抗军于今年 8 月签署的《停止敌对行动协议》，期待着看到这个协议的有关规定能够逐步得到落实。我们赞赏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为和谈秘书处和停止敌对行动监督小组的工作提供支持。我们希望乌干达政府与上帝抵抗军代表能够尽快就有关问题达成一致，推动和谈取得积极成果。

中方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以及苏丹与乍得边境人道主义局势表示关切，人道主义局势的根本缓解取决于安全局势的恢复与和平进程的进展。我们也呼吁苏丹政府及有关方面为人道主义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目前，亚的斯亚贝巴高级别对话已经达成重要共识。我们知道，非盟和平及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将就达尔富尔问题达成重要决定。我们希望各方能够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加强磋商，推动达尔富尔地区问题的全面、妥善解决。我们也希望在加快对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的同时，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局势能够得到改善。

马希格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也非常感谢埃格兰先生就非洲人道主义局势所作的最新通报，其中侧重谈到了达尔富尔问题及朱巴和谈。身为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埃格兰先生在工作中始终认真负责，而且充满热情，使我们感动。他的行动已经鼓励许多人采取行动。但是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许多挑战依然存在，而且有时有些局势已出现恶化。

现在的达尔富尔局势令人回想起 2004 年和 2005 年时候的状况，并且还在恶化。政府的军事行动和民兵的活动继续有增无减。在某些情况中，他们继续肆无忌惮，不受惩罚。应当回顾，2005 年期间，安全理事会曾通过两项重要决议，以促进阿布贾和平进程和在达尔富尔开展的人道主义工作。安理会有义务重新探讨这两项决议，争取形成新的共识，以推动和平进程，保护平民，以及协助和保护在达尔富尔开展的人道主义工作。

达尔富尔和平进程远远谈不上完美，而且已经达成的《协议》也肯定不是最佳协议。《协议》获得执行的希望在消退。但是，它是实现多边和多方解决的唯一框架。安全理事会应当同其他利害相关者，特别是非洲联盟开展协作，设法挽救这项《协议》。若不如此，苏丹政府将有借口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而不接受政治进程。安理会应当认识到，必须同非洲联盟非常密切的协作，以便探讨如何挽救《和平协议》。

非洲联盟驻达尔富尔和平特派团现在基本上仍然按照《恩贾梅纳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规定执行任务，未能参与阿布贾和平进程执行工作。非洲驻达尔富尔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已经过数次延长，但其行动授权却未作实质性修改或加强。非洲联盟、联合国、苏丹和其他利害相关者在亚的斯亚贝巴重开讨论，应当是建立迫切需要的信任，实现突破，解决执行阿布贾和平进程局势或达尔富尔和平进程局势问题的机会。

达尔富尔境内流离失所者收容所和乍得境内难民营的安全需要特别重视。随着交战各派的继续分化，他们寻求在难民营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收容所内建

立基地的危险很大。这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苏丹和乍得以及苏丹和中非共和国之间存在的紧张局势。因此，我们在考虑难民营和收容所整体安全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到这一区域因素。

在埃格兰先生的领导下，达尔富尔局势已经引起世界舆论的重视。我们看到，世界各大报刊登广告，世界各地举行集会，支持达尔富尔人的事业。埃格兰先生已为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行动调动资源。他还鼓励联合国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与中央应急基金协调行动。关于人道主义行动全系统协调问题的报告应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界的协调工作。安全理事会应该为埃格兰先生发起的这些倡议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

关于朱巴和谈，我们祝贺埃格兰先生成功地与约瑟夫·科尼和文森特·奥蒂举行了会晤。要见到这些类型的人通常不是很容易，需要大量的计划准备和勇气。我们希望，埃格兰先生继续同他们对话，特别是讨论仍然有待解决的人道主义问题，尤其是被绑架妇女和儿童问题。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不应再错过现在这次机会。现在这些谈判同以往谈判有质的差别。因苏丹南部政府出面调解，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参与能确保这些谈判得到重视和必要的支持。必须实现和平与正义。这两者不应相互排斥。不应容忍有罪不罚，但必须以机智的方式处理问题，同时又不影响实现和平与正义的战略目标。

国际社会应当同乌干达政府和其他所有利害相关者一起密切努力，解决乌干达北部的人道主义局势，并且控制局势，防止其象往常一样发展成一个区域性问题。

贝德尔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感谢埃格兰副秘书长就达尔富尔和乌干达北部人道主义局势的事态发展所作的通报。我们也感谢他为解决整个区域人道主义局势而作的努力。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正如埃格兰先生在通报中所说的那样，这两个地区的局势出现了恶化，特别是这种恶化对妇女和儿童这两个最易受不安全和不稳定影响的群体的影响。

埃格兰先生在发言中谈到非洲联盟和苏丹政府达成的亚的斯亚贝巴协定，以及该协定的积极影响。我们希望这项协定能够持久，希望通过这项协定，能使达尔富尔重新恢复和平与稳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得到解决。我国代表团期待秘书长将在今天下午安理会非正式协商中提出有关这项协定的报告。

关于乌干达北部的和平进程，我们肯定埃格兰先生建议的重要性，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必须支持和协助乌干达政府和上帝抵抗军（上帝军）之间目前正在进行的谈判，争取实现乌干达北部长期和平。我们也欢迎朱巴和平进程，我们认为，它是乌干达政府和上帝军之间实现停火的基石。我们还必须感谢苏丹南部政府的调解和为双方会谈提供便利。

扬基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格兰副秘书长介绍了最新情况。我要赞扬埃格兰先生坚持不懈地努力，确保达尔富尔数百万流离失所者的困境继续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还欢迎他对上帝抵抗军与乌干达政府之间谈判的积极评价，以及他在这方面所提出的建议。我们赞同这样的意见，即不伸张正义，就不会有持久和平，我们也强调必须维护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

紧急救济协调员非常明确地说明了消除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障碍的迫切性，尽管就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和在达尔富尔部署维持和平特派团相关问题的协商仍在继续。达尔富尔局势富有不幸的讽刺意味：武器流动以及那些实施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人要比那些拯救生命的人享有更多的自由。安理会应当就蓄意限制人道主义救济的做法背后的动机和意图得出自己的结论。

对境内流离失所者营的日常现实非常熟悉的埃格兰先生着重强调，可用来避免达尔富尔迫切眉睫的灾难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必须决定适当对策。我有一个只是细节性的问题。我们想问紧急救济协调员，是否有境内流离失所者营中死亡人数的最新纪录。人

们在多数报告中看到的这个数字是 20 万人，有时是 30 万人。死亡人数方面有什么最新纪录没有？

多尔戈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也愿感谢埃格兰先生通报了他最近的苏丹和北乌干达之行的结果。他的通报与以往一样非常透彻。我们还愿感谢他和他的团队正在采取步骤，管理人道主义合作并促进那些局势十分复杂的地区的人道局势正常化。当然，我们希望联合国在这些地区和整个非洲大陆的人道活动将继续下去。我们支持这种活动，因为它是促进局势正常化和政治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毫无疑问，造成这种不幸的人道局势的主要原因是冲突仍未得到解决。相互影响是关键，因为政治解决的进展，无疑将对管理人道局势产生积极影响，无论是在苏丹、北乌干达还是在其它危机地区。

关于苏丹，我不愿抢在今天晚些时候的安理会讨论之前发表看法。我们正饶有兴趣地等待秘书长就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达尔富尔问题重要会议的结果发表声明。我在此只想说，在那里达成的协议需要予以加强和适当执行，联合国应当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与非洲联盟进行互动。

我不想重复大家就人道局势的特点所说过的话。无疑，局势依然十分复杂。无疑，苏丹政府和所有其它各方都必须全面遵守其义务，确保人道组织的必要准入及其工作人员的安全；它们必须与人道工作人员合作。这是毫无疑问的。

同样十分重要的是，要确保各方严格遵守停火协议。不幸的是，我们看到敌对行动在继续，当然，这种局势无益于政治方面取得任何进展。我们希望，在亚的斯亚贝巴原则上达成的协议所创造的势头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并对国际人道机构在达尔富尔的工作和整个人道局势产生积极影响。

关于北乌干达，我愿支持我的安理会同事的看法，即需要在南苏丹政府的成功调解下继续开展和平进程。当然，这方面剩余的所有这些人道主义任务都必须完成，有关努力也必须继续下去。在联合国的有益合作下，这些问题正得到解决。

我们高兴地听到，科尼先生作出了将适当关注人道主义问题的适当保证，其中多数保证涉及将上帝抵抗军手中的所有非战斗人员交给联合国。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将得到解决。

我愿再次表示，我们深切感谢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埃格兰先生本人所做的工作。我们认为，已提到的各方面的进展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安理会当然将继续对所有这些问题给予必要关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以本国代表身份发言。

首先，我愿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扬•埃格兰先生为我们作了坦率的情况介绍。他描述了数百万人正遭受的悲剧、恐惧和不安全，以及苏丹危机受害者的情况。我愿向他表示，秘鲁承诺将始终不变地支持他和他的办公室努力处理世界各地的此类危机。

首先，我要谈谈苏丹局势，具体来说就是达尔富尔局势。我们同埃格兰先生一样，对当地不安全状况恶化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准入日益困难和危险而感到关切。面对这一局面，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作出有效决定，通过加强对话来保护平民，实现停止敌对行动和期盼已久的达尔富尔危机的解决。

我们认为，要想根本改变达尔富尔事态发展的方向，苏丹民族团结政府就必须接受正在讨论的倡议，以便达成一个可行的基于协商和对话的政治进程。

该国政府还必须接受部署一支可信和人数足够庞大的维和部队，它将得到强有力和广泛的授权，以期巩固政治层面达成的协定，从而保护因叛乱分子、金戈威德和安全部队而受害的平民。

关于朱巴和平进程，重要的是强调已取得的进展，尤其是停火协定和议定书。我们希望，有关各方将兑现承诺，乌干达北部在历经多年之后才恢复的平

静能够持续下去。在这方面，我们与其他代表一样感谢苏丹南部政府在和平会谈中作为调解人。我们认为，这一进程应有助于消除严重犯罪而逍遥法外的情况。它还必将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之下，乌干达政府将启动一个吸收各方参加的进程，以消除冲突根源，尤其是乌干达北部各社区的极端贫穷和陷入社会边缘化的情况。

我现在恢复我作为安理会主席的身份。杨·埃格兰先生要求最后发表一些看法。我请他发言。

埃格兰先生（以西班牙语发言）：现在我简要答复安理会成员的评论。

（以英语发言）

首先，关于乌干达北部，的确，我认为，当这些会谈作为里克·马查尔和苏丹南部政府的倡议启动时，没有人曾料到它们会产生目前已出现的安全局势改观情况。但现实是，就乌干达北部安全状况而言，我们已进入半代人时间内的最好时期。我们有望结束本十年内三四个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如果停火或停止敌对状态继续有效，并我们在和平进程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几十万人准备在今后几个月内返回家园。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必须继续绷紧这根弦，你们必须继续直接和通过联合国投资于该进程。它必须成为你们的优先事项。我们必须做到，让上帝抵抗军尽可能感到停止活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具有莫大吸引力，而让上帝抵抗军和政府军尽可能感到违反停火和恢复冲突的没有吸引力。我认为，这场冲突有可能变得比以前更糟。我们不能心存幻想，认为上帝抵抗军不会在更大地区造成恐怖。

关于达尔富尔，加纳代表问及当地人道主义苦难情况的一些数字。最困难的数字是人们经常要求我们提供的死亡人数数字。估计数字相差很大。我们在 2004 年中举行的大规模调查得出结论，在当时受影响的 100 万人中，每月死亡人数增加 1 万。从那时起，受影响人数从 100 万人增加到 400 万人。其中流离失所者达 200 万人，另外 200 万人是受冲突严重影响的人。我们不可能提供有多少人死亡的数字，除非我们说，我们知道，在难民营中，人道主义努力取得巨大成功，而且我们现在见到的死亡率明显低于 2004 年的死亡率。我要提及的是，现在，或者说在 8 月份，每天每 1 万人中的死亡率约为 0.4 人。紧急状况门槛是每万人中有 1 人，而在 2004 年时是每万人中有 2 人以上。换言之，后者是紧急状况门槛的一倍。

然而，从 8 月起，死亡率有所增加，危机有所加剧，而流离失所人数也有所增加。攻击次数和遭到杀害的人数有所增加。在每一次这样的攻击中——我曾提到若干次——十几名或数十名无辜平民遭到杀害。

乍得目前的难民人数约为 23 万人，但乍得的国内流离失所人数近来增加了数万人，它甚至于已超过了难民人数。乍得东部地区的情况十分糟糕，甚至有人逃往达尔富尔。考虑到达尔富尔的现有情况，如果连乍得人也逃往达尔富尔，那么乍得东部的情况一定非常糟糕。

中国十分正确地指出，人道主义局势取决于安全与和平方面的进展，安理会今天下午将讨论这一问题。的确，如果安全方面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如果我们不能在和平会谈方面取得进展，整个人道主义行动将步履艰难。这就是我今天要发出的主要信息。有许多东西尚未定论，存有风险。300 万至 400 万人的生命线由于我刚才提到的所有实际原因实际上正面临危险。

我们现在担忧的是，在严肃的和平协定达成之前，在我们在当地部署完毕可以保护平民人口的安全部队之前，大量时间会丧失。

今天，现实情况是，妇女们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感谢你送来毯子，感谢你送来邦迪，感谢你送来我们每天的面包。但我们目前真正需要的是安全。当夜幕降临时，那里就没有人了。作为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你们不在那里；非洲联盟的士兵不在那里；政府的保护也没有。当武装人员越来越渗透到我们难民营，或攻击我们的社区时，周围找不到人。”

我曾不止一次感到，或许那些可以决定和平，决定安全的人不应在都会城市的旅馆中举行会谈，他们应该在其中一个难民营举行会谈。多尔蒂就是一个恰当例子——由于情况十分糟糕，每个人都必须撤离这个难民营。对所有这些问题拥有决定权的谈判者应该带上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妻子。那样的话，我认为我们会更迅速地就所有这些问题取得更大的进展。

我要敦促那些可以影响该局势的国家，即亚洲国家、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非洲国家和捐助国协助影响该国政府、该国政府各个部门、叛乱分子和每个人都作出让步。现在必须对有关各方施加巨大的国际压力，正如包括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代表在内的若干发言者所指出的那样，因为我们在当地看到的情况和许多会议成果之间存在着实际脱节情况，其中包括曾取得巨大的成功并宣布了一项承诺的亚的斯亚贝巴会议。现实情况是近几天局势恶化。这也是《阿布贾协定》和阿布贾会谈后的现实。这一次情况必须有所不同，我们必须看到当地实际变化，而且我们必须让那些人对自己的作为和不作为承担责任，不管他们属于这一方或是那一方。但是，我当然同意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说法，即苏丹政府现在当然有保护平民人口的特殊责任，而且就其现在的表现来看，苏丹政府并没有尽力保护本国的平民人口。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埃格兰先生的介绍及其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和澄清。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 12 时 40 分散会